



本日在人國美

譯 昌 孟 著 夫 諾 岡 爾 庫

版 出 社 報 書 代 時

庫爾岡諾夫著 (Курганов)

孟

昌譯

美國人在日本

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八

О. Курганов
АМЕРИКАНЦЫ В
ЯПОНИИ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8

美國人在日本

著作者 庫諾岡爾夫

翻譯者 孟 昌

出版者 羅 果 夫

總經售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 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ЕРОСНРУСО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版

還在飛往日本的途中，我們就聽說飛機必須在橫濱附近的厚木機場降落。美國驅逐機在日本海岸迎接我們；如果沒有美國驅逐機護送，沒有一架蘇聯飛機可以飛來日本的。它們在我們上頭打轉，一會飛向前，一會又飛回來，彷彿提醒我們，驅逐機的速度超過我們的重運輸機。美國飛機師確信我們已經懂得這個道理，就表演了三種高級駕駛術的姿勢，這才安心似的。當我們的飛機向機場下降時，美國驅逐機升起在我們上頭，監視我們的降落。海軍飛行員維克多·哈林完成了出色的降落，把飛機駛到跑道上。

——哪，這就是日本啦，——他說道，把機門打開。

我舉目四望。我想飛機師弄錯了：也許這是另外一個日本吧？我們所落到的環境是使人驚異的。美國M P（憲兵）把我們的飛機密密層層包圍起來。一個軍官站在這羣人中間，大聲點呼我們的名字。我們踏著搖曳不定的梯子下機，排列在飛機的旁邊。除了我以外，還有四個蘇聯記者：魏索科奧斯特洛夫斯基，約俱斯基，普拉托夫和伏朗楚夫。軍官操著蹩腳的俄語向我們宣佈道：

——我們要替您們拍照。

——爲什麼呢？——我問道。

——這是一種規矩，——他答道。

美國兵替我們拍了正面照，又叫我們轉過身來，要拍側面照。我們拒絕了。這是對我們的一種侮辱。我們覺得，我們沒犯什麼罪。

——不，——我說道，——我們不再拍照啦。

——那麼您們不要到日本來吧，——美國人說道，神氣十足地把自己的記事簿啪的一聲合上。

——我們已經來到日本啦，——我們回答道。——可是誰下令這樣款待我們的呢？——規矩是麥克阿瑟將軍總部所定的。——美國軍官發言道，他四面瞧了一下，好像要察看這個叫出來的響亮名字會引起怎樣的印象似的。

可是我們堅持自己的主張：我們依然覺得，這是美國警官的幻想。

——等一會，——他說，坐上自己的吉普車駛到什麼地方去了。一會兒他轉回來，對我們說道：

——您們必須拍照。我們不能做任何例外的事。

——那麼，好啦，——我說道，——只要您解釋，麥克阿瑟將軍總部實施這種警察方法，是對誰適用的呢？

——對英國人、法國人，抑或單是對那些從蘇聯飛來的人們呢？

美國人呆了，沉默了一會，回答道：

——目前這只對於所有從蘇聯來的人們適用。然而，我執行命令而已。您們了解我嗎？

——我們還是不拍照啊，——我回答道。

然後我們請美國軍官向麥克阿瑟總部，對官給予我們的款待和警察的迎接，轉達我們的感謝。我們坐在汽車裏，等待著。

我們還不能離開厚木機場。我們從汽車的窗口觀看蘇聯飛機師怎樣辦理警察的手續。他們已經習慣這一套了。

離我們約有半公里之遙的地方，在機場入口處的一條繩欄後面，站着一羣人。也許，這是我們的親友吧？難道不准他們進到這裏來？我們請美國官員查詢那兒的蘇聯公民中有沒有什麼熟人。

——有啦，——美國人回答道，懶洋洋地嚼着橡皮糖。——他們在那邊啦。但是您們要離開機場以後，才可以接見他們。我們不許任何人走近飛機。

——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走吧？——我們問道。

「不，——美國人回答，——規矩還沒有全被遵守呢？你們拒絕拍照嗎？」

「是的，——我們回答。」

這時候，我的同伴拿出蘇聯的「菲得」(照相機的一種商標——譯者)，想把迎接抵達日本的蘇聯記者的這一切手續攝入鏡頭。起先，美國軍官開始激動了。他離開飛機，跑到我們的汽車跟前。

「不，不，——他嚷道，——不可以。你們不可以。只有我們才可以拍照。」

「可是我是一個記者，我必須把我所看見的一切攝入鏡頭。」

「不，這是禁止的，——美國人回答道。——我們快要走啦。」

他重新坐上自己的汽車，駛向一間裝有電話的小屋子去。從那屋子裏傳來他的洪亮的聲音。不久軍官還同飛兩輛警備車回來。一輛駛在我們前面，另一輛駛在後面。這就是美國人給我們的解釋。他指令司機以閃白色「MP」車向前駛。

「不要向前突駛，不要轉到旁邊去，不要停留！」

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動身。我們也不明白為什麼把我們留在機場上。酷熱的八月天已趨完結，我們逐一脫去茄克和領帶。我們的駭得很好的全套西裝在這裏毫無意義。在這種完全不是紳士的環境裏，誰都想盡快地脫去制服。美國人流着汗。但是他不停地跑到一個個警察跟前，警告他們不要放走我們任何一個人。他叫兩個警察在我們汽車附近站崗，以便監視我們。我們不可以跑出包圍圈，不可以拍照，不可以跟任何人來往。我們只可以坐在汽車裏彼此談天。軍官給警察就下了這樣的命令。軍官的舉動太傲慢了，我們也不跟他商量，就一齊走出汽車，向包圍圈衝出去。我們的態度這麼堅決，警察一時也猶豫不決是否來攔阻我們。後來他們追着我們，並要求我們轉回來。我們停留在汽車旁邊，等待着。黃昏已經來臨，——黃色的燈火遠遠地燃點着了。

現在，在期待着離開機場的當兒，我們耽於回憶舊了。我們回顧四周：這就是著名的日本厚木機場。在日本投降的日子裏，美國的飛機轟炸在這機場降落。投降了的日本大臣和將軍們都前來迎接。大臣們穿

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和禮帽。他們強調這個歷史性的瞬間的壯嚴和偉大。飛機向他們飛近了，而且停下來了。然後在闊大的機場口，出現了十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高大形象。這時候他以拿破崙的姿態站立着，隨着向他鞠躬到地的大臣們和將軍們，——他們只在大皇面前曾經這樣鞠躬的。

當時麥克阿瑟將軍給日本人民宣誓，要在他們面前展開一條新的道路——走向自由和民主。也許，因此那個時期被稱為「厚木時期」。

是啦，這是麥克阿瑟將軍的宣誓的珍貴的「蜜月」。他希望自己統治日本，而華盛頓也支持了他。將軍用護步方式同意容許英國軍隊駐紮東京，他把這些軍隊完全隸屬於自己的權力底下。現在盟總也採取這樣的護步態度。大家都知道，這遠不是「總」，當然也不是「盟」，——麥克阿瑟將軍差不多不重視它們。麥克阿瑟帶着一個偉大字眼「民主」踏入日本的土地。他使人明白，日本的政治大改革的時期，是到來了。他發誓要改變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改善她的學校，根絕日本家庭中的封建殘餘，廢除一切真正戰犯，掃除一切阻礙真正民主的反動勢力，最後打擊作為日本真正君主的四大家族康采恩財閥的偉大封建王國。那時候，在所謂「厚木時期」，宣言和誓約裏都充滿着許多希望。至少，日本人民是這樣覺得的。

在自己的事業的「蜜月」裏，美國人不惜以漂亮言辭和誓約，使日本人相信他們的寬大。他們斷言要保證日本人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普通選舉權。——這些和民主生活配合着的基本的國家的基礎。

當黃昏來臨前的那個時刻：我們在厚木機場上不能不回憶到這一切。

但是我們不匆忙下結論，——我們必須遵守客觀的事實。我們還不能夠讚嘆或非難。不過在厚木機場上的迎接，以及一切這些警察的措施，却和全人類的民主觀念相差得多麼遠啊！

美國軍官打斷了我們的遐想。黃昏已經來臨。我們可以轉身到橫濱和東京去了。顯然，警察要等待黑夜到來。我們必須駛過廣大的飛機圍場，而美國人寧可准許蘇聯人只在黃昏時分駛過這條道路。駛在前頭的還是美國警察的白色吉普車。跟着是美國軍官的吉普車。我們的汽車駛在它們後面。

我們在機場門口僅僅逗留一剎那時間，駐東京的蘇聯記者就在那裏迎接我們。他們把自己的汽車轉過頭，跟着我們行駛。我們沿着狹窄的、新開拓的石路，在黑暗中排成長行前進。只有汽車明亮的燈光，不時從黑暗中照射出一些低垂的樹木、新築的小屋、或兵營細長的側影。我們從它的窗口看見坐在行軍床上的美國兵。進橫濱的時候，兩輛警察吉普車停了車，讓我們向前駛。

這一天，我們第一次獲得自由，於是駛向東京去。

在途中，我們從友人○裏知道，麥克阿瑟總部設立這樣的警察制度，是對付一切來自蘇聯的人們的。甚至在日本最反動的時期，對待蘇聯人也未必這樣的不客氣吧。而今在巢鴨監獄裏過日子的東條和荒木，也許會羨慕美國人呢。一切蘇聯人必須經過一間特別獨室，在那兒每個人必須站在木板旁邊，在美國人面前說明自己的高度、眼色、特徵、以及用右手大姆指打指印。凡是來到日本的任何一個蘇聯公民，如果沒有特別通行證，是不能離開東京的，——這種通行證照例是不發給任何人的。如果有誰要到城外去，甚至單是到自己的別墅去，他必須每星期到麥克阿瑟總部去領護照。是的，這一切在我們看來都是奇異的！難道在日本居住和活動的不是那些自命爲『文化、文明和民主的實施者』的美國人嗎？莫非他們這樣改變了嗎？

——您們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的友人問我們道。——您要去的去的地方，他們未必准許。即使准許，也有G 2的軍官同行呢。

——什麼是G 2？

——這是麥克阿瑟總部第二司。它專司偵察和統制思想，以及和民主力量鬥爭。

——怎麼啦，這是美國版的格殺打撲嗎？——我們說道。

——是的，可以這樣說啦。

我們的汽車在大橫濱市馳駛着，——現在這兒是美國第八軍的中心，艾契遜總部的駐地。我們被指引到橫街去，——中心街道因美國一個什麼佳節而被圍塞着了。我們穿過空地，駛過無數的美國汽油庫和汽車庫。後

來我們駛到了一座窄小的橋上，橋後面已經開始是日本首都東京的邊緣。

在黃昏時分，這個城市似乎破壞得不很利害。然而，在我們離開橫濱沿途佇立的新房子，却產生一種迅速建立的城市的印象。但後來我們知道，我們正駛過吉原。這兒有成千的妓院，它們的老板最先獲得木材和建築權的許可證。顯然，美國人認為東京可以沒有完整的自來水，可以沒有舒適的電影院，可以沒有歌舞伎座（它的房屋只剩下殘墟），可以沒有住宅，但是却不能沒有妓院。

我們駛到東京的中心區窄狹的「報街」的報人俱樂部。在那裏準備了我們的房間。

英美記者在酒吧間等候我們。我們把剛才在厚木機場的一切經歷都告訴了他們。他們笑道：

——這裏有着不少的怪事等待你們哩。忘記這個吧！

甚至在記者們中間，已經有些人要我們忘掉一切了。但我們什麼也不能夠忘掉。我們記得，這愛好自由的民族的最優秀的兒子們曾在和侵略國日本的鬥爭中死去。我們提醒美國記者這個。他們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回答我們道：

——是的，也許這樣。但是我們現在習慣了，不想這個啦。

——那麼明天將怎樣呢？——我們問道，但是得不到回答。

——好啦，別提這個吧。——有一個人說道。

……我們住在東京，住在燒毀了一半的城市中心，已經有三個星期了，可是我們覺得，我們還在赴日的途中似的。一個不純粹的，美國化的日本圍繞着我們。我們不能到日本劇場去，——他們是被禁止進去的。他們把我們接觸勞動人民和研究日本生活的可能性剝奪了。代替這些而給我們的是美國酒吧間和電影院，它們連同好萊塢一起使我們確信，一切美國生活都滲進夜舞和追捕兇手裏了。

是啦，我們必須到日本去發掘……

於是我們終於決定到長崎，經京都和大阪。

在旅途中，兩個美國軍官——斯庫比和伯列特利陪伴着我們。

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到達長崎。馬克洛中尉在車站迎接我們。這已經是被派到我們這裏來的第三個美國軍官。他領着我們經過全城到小山上，在山頂的綠蔭深處隱藏着一座日本式的小房子。這是某一個當商的房子，當我們未來到以前，這當商被美國人叫走了。汽車必須沿着險峻的水門汀路爬上山屋去。在花崗（這裏當作院子）的入口處，站着個托着自動槍的美國哨兵。汽車停在入口處附近。兩個美國兵把我們的行李搬進來，而在早餐前，他們就建議我們去看住所。

像在日本房子裏一樣，物件的奇缺使我們驚異。地板鋪着厚席做成的塔塔密，但我們無須像往常一樣脫靴子。我們第一次穿着骯髒的皮靴在席子上面行走。我們拉開活動玻璃牆，我們就走進花園裏了。我們常常覺得，這不是什麼小房子，而只是鋪在花園的柔軟草地上的塔塔密而已。

後來我們來到曾遭受原子彈爆炸的城市。我們首先被領到完整的街道去。這是差不多沒有受損害過的舊式房子的街區，房子大都是兩層樓的。早晨的時候，樓上的牆壁是敞開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屋內的生活。差不多每間房子都是擺着土產，各色絲織品，日本器皿，各種鐵器之類的鋪子。酒店差不多是看不見的，代替的都是飲食攤，在那兒化費很貴的價錢才可以買到一塊半腐爛的鱸魚和一小碗浮着幾片海草花瓣的清湯。這完全不合歐洲人的胃口，但飢餓的人們——黃包車夫、轎夫、販夫走卒，——都一堆堆地站在僅用帆布遮蓋的街攤的桌子旁邊。

馬克洛中尉催着我們走。根據他所持有的「東京所定計劃」，我們必須首先，像他所說的，「研究」長崎市所遭受原子彈的一切破壞。

「我們來到了原子彈爆炸的中心區。而今在那兒豎立了一塊木牌，上面寫着：『日本昭和二十年八月九日，原子彈在長崎市空五百公尺的高度，在門牌一七〇號的房子上面爆發。』」

我們舉目四望。這兒已經建立了許多小房子。日本女人止在菜園裏勞作。

我們想隱隱城市的那幾乎被炸成平地的部份。他們使我們相信，房子和人們——一切生靈——都會變為灰燼，而且成為比原子彈本身更危險的粉末。在往長崎的途中，和我們作伴的都是關於成千的偶然落在原子彈爆炸地帶中的婦女的悲慘命運的傳說，以及關於市民因所謂原子熱而受到可怕的苦難的非常的傳說。我轉問醫師，向他們究問這是什麼熱病。他們回答說，他們只聽見這樣說，但從來不曾看見過這樣的病人。而今到了長崎，我更加確信，這種熱病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是恐懼把它想出來的。神經衰弱的人們偽造這種傳說的。然則無論如何，美國人對我們說的那些「原子悲劇」，在長崎是沒有的。

我們被領到第三座大廈來，這兒曾經是醫學院的院址。我們在這裏遇見看守人須野田。他經歷過原子彈的爆炸。現在他把一切情況，以至最微的細節都回想起來。

早上，管理人召喚他，命他沿着學院第一座大廈牆邊掘一個洞口。須野田不停地、熱心地工作到十一點鐘，而且如果危險威脅他的話，他已經可以藏在這箇洞口了。的確，他必須把身體稍稍彎曲一點，就可以藏身了；洞口是和人的半身一樣深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三架飛機在城市上空出現。它們在海港、市中心、工廠上空，而且像須野田覺得的一樣，在學院上空，尤其在他頭上盤旋着。正因此，他爬到洞口去，稍微彎曲着身軀。只有他的頭露在地面。三架美國飛機出現後約四——五分鐘，巨大的爆炸聲響了。它的聲音不像普通炸彈的爆炸；它使人想到乾脆的聲音。之後，流星般的火焰使須野田目眩了，於是他隊倒在洞底，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當他爬起來的時候，他已不會講話；後來過了多少分鐘，這在他已記不起來了，——城市被火焰籠罩着。學院起火了。一些毀火災場的人們從火裏逃跑出來，其中許多摔倒在地上。但是快到黃昏時候，火勢平熄了。學院只燒去了木壁

和一切傢私。建築物的骨架，甚至梯子間、實驗室、器具以及一切金屬物都保留下來。須野田僅受了驚，因為他坐在普通的、也不大深的洞口裏。

長崎縣長杉山莊次郎證實這個。他在自己完整的縣府大辦公室接見我們，用青茶款待我們。縣長說只有城市三分之一的地區曾受到原子彈的毀壞；焚燒了大部份木造的日本房子。

——「你們都知道啦，——」他說道，——「日本房子是用木頭、厚紙和玻璃建造的；要焚燒它們，一根火柴就足够了。」

縣長使我們注意三菱造船會社，它位在長崎灣的岸邊。這造船會社像從前、戰前一樣照常出產大輪船，而原子彈不會影響它的生命。縣長估計死於原子彈的有二萬五千三百人。大多數是困在家裏，而不能從避難所他們的火焰中逃出來的人們。

——「有人死於和爆炸有關的某種疾病嗎？」——我問縣長。

——「不，——」杉山回答道，——「人們大多數死於火傷。原子彈突然襲擊他們。他們把它看作普通炸彈一樣，所以爆炸後沒有立刻離開家。火焰把他們的生路遮斷了。」

現在長崎的學校已重新開學，但城市的真正天災却是流浪兒童。我們在市場、廣場和公園裏看見衣不蔽體和吃不飽的兒童，他們都無親無戚。他們住在骯髒的地方，吃的是殘肴。他們整天徘徊在有錢人家的後院，或美國人住的兵營的窗門底下，搜索着罐頭食品的殘肴、麵包屑、馬鈴薯皮。

我們問縣長這些流浪兒童是怎樣產生的。

——「現在您們在日本全國都可以看到他們，——」杉山莊次郎說道。——「目前我們缺少房屋給這些兒童住，他們伸開兩手，簡略地作結論：——「我有什麼辦法呢？須知道，我是個完全無能為力的人啊。」

然後他聳聳肩膀，瞧瞧陪伴我們的三個美國軍官，低聲對我們的翻譯員說道：

——「不必把這些話譯成英文，只讓俄國人知道就好啦。」

可是伯列特里請求把縣長最後那句話翻譯出來。我們的翻譯員回答道：

——杉山君覺得疲倦了。

於是中尉站起來。

——對啦，現在最好去喝冰啤酒，咱們回去吧。

然而我們並不急着走。我們和縣長在圓桌旁坐下；許久，傾聽着他的敘述。

城裏有一個大圖書館、五座電影院、兩座固定劇場、許多爲美國人而開設的酒吧間。但是飢餓依然帶走成千成百的人命。縣長杉山莊次郎，他沒有能力和飢餓鬥爭，因爲全省總共有二萬八千町（註：町——〇・九九二公頃）的耕地。也許目前的收成會改善城市的情況吧？

餓死是長崎的普遍現象，——杉山莊次郎總結地說道。

美國軍官站起來，一再地起道：

——是喝啤酒的時候啦。

縣長邀請我們參觀造船會社和水雷工廠。曾經製造水雷的工廠，現在却生產水力發動機和農業用具：天平秤、刀子、叉子、鋤。

午後，我們來到這個工廠。正廠長福田吉道接待我們。他指給我們觀看半毀壞的車間，沒有屋頂的大樓，但機器和機械的騾聲是聽得見的：工廠正在開工。它隸屬於離此不遠的造船會社。——造船會社現在出產小輪船。

——小的？——我們再問福田。

——是的，——廠長回答道，——我想是小的，因爲日本現在不需要大輪船。但是我不想斷定。那裏也是美國人管理……

我們參觀工廠。廠長指給我們看那被原子彈損害的車間：這裏的四百架飛機被燒毀了。但是二百架很重要

的機器和車機已經修理好，而且開動了。現在這裏已經有一千四百架車機開工。當原子彈落下來時候，福田正在工廠裏。他坐在辦公室裏正在寫字。當那種使他畏懼的可怖的乾脆聲音響了以後（而不是炸彈的爆發），福田從自己的小室裏跑出來，並看見車間和橫柴都着了火。工廠內有一個水雷庫；它顯然完全沒有受過損害和觸動。人們從車間裏跑出來，他們身上的衣服都冒着烟。他們脫掉它，而那些來不及脫衣的人們倒臥在地上打滾，想撲熄他們身上的火焰。後來他們爬起來，跑向貯水池去，那兒已經聚集好幾千人。福田受了窗玻璃的輕傷，他把傷口包紮好，開始巡視工廠。將近黃昏時分，火勢已熄，於是人們整夜收拾屍體。他確信大多數的人是死於火傷的，而受到火傷的都是那些在露天，沒有庇護的地方的人們。車間裏的人們卻沒有受到損害。福田只指給我們看一個顯然因爆炸震動的受到損害的車間，車間彷彿彎曲或傾斜似的，有如一艘在暴風雨中的小船。它現在還是這樣佇立着。廠長確認，美國人保留這個車間，目的是讓所有到長崎來的遊客看看原子彈轟炸着多麼可怕的力量。

這個最大工廠之一的三菱，不久就要恢復。我們問廠長這個廠將從那裏獲得原料，它將接受什麼訂單。

——我不曉得，——福田說道，——但是我們希望美國將供給我們金屬。無論如何，美國人會答應我們的。然後我們必須將所做的一切償還美國。

——您們將做什麼呢？——我們問。

——我也不知道，——廠長回答道，——瞧瞧美國軍官。

只有使我們注意的，就是我們有生以來初次遇見這樣一個工廠老板，他擁有巨大資本的投資來復興工廠，為不知道從那裏獲得原料，以及替這個工廠做些什麼。福田微笑着，回答我們道：

——您們在日本會遇見許多使您們驚異的事物。

福田吉道是一個工程師，他曾在帝國大學畢業。他當然明白一個工廠，甚至最小的工廠，是不能恢復的，如果他不知道它的遠景，它的未來的命運的話。不論怎樣，工廠的未來是守秘密的；而他，福田，沒有權利把

這秘密洩露給我們。他勸我們參觀造船會社。

——也許，在那邊，——他說道，——從造船會社老板井喬介那裏，您們會找到使您們感到興趣的事物吧。

我們和福田告別。

他站立在門口許久，脫了帽子，鞠躬到地（對於日本人也不是通常這樣的），直到我們的汽車離開了工廠的院子。

三

現在我們被導引「回家」去，回到那座小山去，在那裏座落着我們的棲隱的住家。我們請求美國人讓我們看看造船會社——因為縣長和廠長都邀請我們到那裏去。軍官提議我們去喝冰啤酒。至於造船會社，他們必須請示是否允許我們到那邊去。

於是我們坐下來喝啤酒，坐了一兩個鐘頭。我們焦急着，最後我們站起來，走到院子裏，再問美國軍官什麼時候允許參觀造船會社。

斯庫比中尉回答道：

——我們等候一兩分鐘就行。

但是半個鐘頭過去了。我們認為，再等待下去是毫無意義的，於是我們走出去；我們在手足無措的美國贈兵的身旁走過，下山進城去。

實際上，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城裏散步，因為在這以前，我們只乘美國人的吉普車疾駛過街頭而已。美國人顯然不滿意我們所計劃的旅行。但他們不能禁止我們在長崎的街上走路。三個美國軍官時刻不離開我們。我們停立在一個販賣土產小箱子、木製手工品和玩具的攤子旁邊。我們想和小販、碼頭搬運夫談天，這個搬運夫是我們在街上食物攤碰見的。他介紹我們認識一位水手，於是我們圍着小桌坐下來。美國軍官向我們嚷道：“of him?”（『不可以！』）。現在我們不理睬這個，並且邀請他們入席。他們依然猶豫不決是否和我們坐在一起，就圍着桌子站着，像哨兵一樣。

年紀稍大的水手中川繞來到這輪船不久，這輪船準備起航到上海去。在這之前，他曾在巡洋艦上差不多服務了二十五年。

——您在巡洋艦上的一切朋友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們問道。

——他們像我一樣，都轉到商輪上來啦。

——它們願意收容您們嗎？

——當然啦，——中川回答道，——您要知道，日本艦隊的水手都是有經驗的人。

——因此，商船隊是日本現在保存艦隊最優秀幹部的地方吧？——我們說道。

——我以為，我們不會再打仗了，——中川回答我們道。

——您認為這只由您們決定嗎？

中川微笑着；他顯然是個靈敏的漢子。

——當然，我知道這不能單是由我決定，但是有一點却依靠我。

我們從桌子旁邊站起來。日本人向我們不斷鞠躬。當我回過身來的時候，我也依照日本方式，把手放在膝頭上，向他們鞠躬三次。他們送我們走到小路盡頭，並祝我們旅途平安。

於是我們在城裏蹣跚到黃昏。他們催促我們，說道：美國人喫飯的神聖時光到了。此外，伯列特里中尉千篇一律地提起：「是喝冰啤酒的時候啦」，——他是個最喜喝啤酒的人。我們回到自己的小屋裏，我們讀過准許晚上到酒館、劇場或電影院去。但是美國人千篇一律地回答：「Of limit!」

——您們想看電影？——斯庫比中尉說道。——呃！我們現在這一切都具備了。

他們把影片放映機和六部影片搬進屋裏來。整個晚上他們把這些影片放映給我們看。這是一部平常的美國影片，在裏面強盜和捕捉他們的偵探都神怪化了。

美國電影這樣注意罪犯，老早就使我驚異。我常常覺得，美國電影具有一個目的，就是鼓勵青年，使他們認為光榮的極端和事業的成功就是做一個幸運的強盜，它把這個強盜很詳細地、以多樣的創作放映在全世界的銀幕上。我預知會有人反駁我。他們會舉出這些影片如「翠堤春曉」、「人鼠之間」、「紐約夜譚」給我看，